

窗的两面

把窗帘拉上，床前的明月光进不来，星光进不来，伸手不见五指的黑暗也进不来。这时，只要开灯就可以代替星月照明，就可以把黑暗一网打尽。

关上窗帘，你虽可主宰明与暗，但还是漏进来一些声音：

风声可以进来，雨声可以进来，不远处的树林里从梦中惊醒的鸟声可以进来，远处的犬吠也可以进来。它们把我的耳朵塞得严严实实，什么也听不到了。

四周寂静。从存在的虚无中认领色与空。

那看不见的光影，在我的梦里隐身或高蹈，而听不到的声音，它们仍在尘世中浅唱低吟。

一窗夜雨

窗外，雨又下了起来，这声音好像在那儿听过，从天而降，说的都是平生的往事。

穿林打叶，一路的坎坷不由分说。

要说，你说出其中的一簣；要你说就说被淋湿的心事；春风一打就开，要你说说你看透的人间那些事，只贴了一层薄薄的窗户纸，轻轻一点就破。

要你说你就深入浅出，学嚶嚶鸟鸣，以内心的清幽啼绿一片壮丽的山河。

雨的针脚，绵密地绣出一抹花香的骨朵。要说还不如不说，沾衣欲湿的苦——杏花落，泪婆娑。

窗下，有一棵芭蕉

窗下，有一棵芭蕉。

雨打在它的身上，心里的那个愁字，就袅袅地盘桓。声声慢。

雨打在我不清，是雨打芭蕉，还是秋雨敲窗，感觉都是一样的怅然。

特别是在夜晚，它们都是一样地让我难以入眠。雨是当下的雨，芭蕉是先前的芭蕉，窗子还是我天天见到的那一扇，但我怎么也走不出，唐风宋雨在窗下芭蕉上的呢喃。

点点滴滴攒了千年的陈酿，用来浇愁，一定会更加淋漓酣畅。甚至我也没悟出，雨对芭蕉，轻轻地说了一些什么。

当然，那窗子告诉我，它一次次地把雨拦截在窗外，不让我登上我的大雅之堂。

纷纷扬扬，叶叶心心，一次次，还是把我的魂勾去，点点滴滴地敲打着我隐藏在梦中的惆怅。

如果开小小的窗

在沉沉的夜色中刮痧，或疏经散络，去掉一点点的黑。

如果开小小的孔，或开小小的窗，你便可见到光明穴了。

把灯点到天上，让它们看看，月光打

临窗记

(组章)

●崔国发

在地上的烙印。在一个人的天空，闪爍着亮光，所有的爱都流淌下来，在最黑的夜晚，亮出它明晃晃的刀子，刮去天地之间一道道痛苦的痕迹。

推窗，从孔穴中抽出内心的寂静。

它虚幻又真实，然后把它们连成一体，小于天上的月光，大于地上的灯盏。

“黑暗是光之母”(谷川俊太郎诗句)，也是星星之母，因为星光加上星光，它的灿烂，就可以击退荒野上一万顷黑暗。

一窗圆月

偌大的天空，它是唯一的。

有人问它，心中是不是很孤独？它洋洋得意：“星星，只不过是一粒粒小小的碎片，而我的世界仍完好如初。”

粉墨登场，那一窗圆月，看上去很美，它因险峻的光鲜而对长满雀斑的星星不屑一顾：“是谁给这一片夜空，长了脸啊！只有我，一轮圆月，才如此倾国倾城，如花似玉。”

只是它没有想到自己的缺失——

某一天却变成了一把弯刀的弧。甚至面目全非，直至全蚀时的虚无。仅剩的最后一张脸，也被匆匆的岁月淡淡地抹去。

你可以往窗外看

世事难料，也并非不可洞见。如果眼界不够宽，你可以往窗外看，往深处想：

九龙在渊，浩浩其天。

有何神秘可言？一叶障目，你见与不见，泰山都在那里，于秋毫中明察，它一览众山，峻极超拔于影影绰绰的峰巅。倘若眼前，浮现一片茫茫的迷雾，但请相信——

叱咤风云，必有一道石破天惊的闪电。

虚窗夜朗。

廓清扑朔迷离的滚滚尘埃之后，你就可以见到，明月的容颜。

这时，一阵清风忽来，于谈笑之间，聆听寂静入心入骨的凯旋。

窗含春色迟暮红

已经越来越迫近春天的尾声了。

窗子一开，植物园中那桃花的红，玉兰的白，油菜花的黄，皆随风渐渐退出。

依然有石楠的叶子，摇晃的红；有白蝴蝶似的，患洁癖的梨花入了骨的痛。春欲晚，芳心动。这娓娓道来的气息清

雅、素朴，用淡淡的风低语，以溶溶的月作跋。

一行接着一行；含烟带雨，一种江南灵秀的气度，融入我的骨血和肺腑。

土膏脉动，适合于点豆种瓜。雨生百谷，而鸣鸠拂羽，一声又一声地叫喊。

我看见大地上绿肥红瘦，淡绿色的知了，找到它栖息的槐树；原野上的布谷与鸪鸢飞去又飞来，春天在此告一段落。

让南风接着往下翻——

从青草池塘中吹来，一声声蛙鼓。

春深了。在我的窗前，更稠密的雨，渐次打湿时光页册里越来越热的诗句。

透过窗户看鸟

不再写鸟了。它在我的诗中随处可见。

每天从我家窗户向外看，植物园近在眼前，而我经常看到的那一只，在偌大的树林中盘旋了几圈之后，走亲戚一样，又一次来到了我的身边。

绝句里行吟。多么熟悉的语言，它再一次在风中还说着。

春天的脱口秀，从柔軟的舌尖上轻舔桃花的亮色，或者搜索晨曦里的光线，在高处鸟瞰；灵魂在自由中播撒的种子，以及种子在新垦地上长出一株木棉。

不再写鸟了。可一动笔，又与鸟儿怎么也划不清界限。它欲言又止，守着寂静和并不如烟的往事，不绝如缕，只是一种幸福或孤独的体验，在心里，我已经听过了一遍又一遍，翻开岁月的绿皮书，

透过窗户我又看见，它站在春天的前沿，一声声吟哦——
最贴近大地，生生不息的草木篇。

树在窗外

要站就把身躯站成挺拔的主干；要舞，就把手臂婆娑成枝的柔软。

从头顶的华发中，抽出一根根太阳的金丝。有了立足之基，在深邃的泥壤中也就有了根的茁壮。

树在风中，自有其淡定；树在窗外，不事张扬。

叶片不大，可以托起晶亮的露珠，而一旦遇到了冰霜，即使零落成泥，也能化为一种滋润生长的力量。如果一定要树说点什么，那就——

对天说出云朵的飞飘，对雨说出心灵的晴朗，对鸟说出翼扑的节拍，对雷说

出生命的勇敢。更多的时候，树却不想说，而是默默地，折叠着夕阳的余晖，内敛于时间背后，虽然不言不语，却一直在最深处稳扎。这些年来，它一直站在我家的窗外，显得很安祥。

打开窗子，看看路灯的光

有了微火一样的月光，星星，流萤，这些还不够。咱们说好的，不见不散，今晚的班，早就安排了由路灯值守。

夜以继日。把它放在黑暗的对立面，是为了在密不透风的暗影里，揭示岁月的光芒。即使青灯如豆，只跳动着一束火或光，也算是朝着阴险的嘴脸报了

一次血海深仇。

灯的一闪，在这个汉字的偏旁上燃尽黑鸦之翅。打开窗子——

谁去谁留，我们已经看清楚了，一场血肉模糊的搏斗。

路灯一直都是这样在场的状态。黎明没来，而夜色还未擦净，路灯没有什么理由不亮。站在凛冽的风口，必须充分地释放，内心里隐藏的全部光焰。

我低下头，剪一角夜给那只路灯，并且越来越通透，一只灯盏是怎样带给我们以光彩照人的白昼。

鸟在我家窗台上鸣叫

早晨一醒来，就看见那一只雨中的鸟，在我家窗台上喜洋洋地鸣叫，仿佛给我快递什么喜讯。可是等了半天，我也没有等到旭日东升。

风声依旧。时光一寸一寸地溜走，到了傍晚，那一只鸟又在我的耳边叽叽喳喳地鼓噪，这骗人的小鸟又来神神叨叨，难道是想告诉我：黄昏，又有一枚辉煌的落照如期光临？

可是，雨仍淅淅沥沥。我挥一挥手把它赶跑，之后就再也没有见到它在雨中的身影。人有时很奇怪，与鸟真的不相见，却又朝思暮想、时常挂念：

就是那只曾在我家窗台上鸣叫过的小小的精灵啊！

窗上的玻璃

打开窗子，我看见玻璃已经破碎。

是风太过用力，摇晃晃晃，使它砰然落地，还是遭遇一只黑色钝器的猛烈袭击？

现在，它的心碎了。

掉在地上的玻璃，只留下尖锐的残碴与一些细小的颗粒。

这就是我们看见的事实真相：一块残缺的玻璃，少了以前的温润、细腻与光滑，而在它的伤口处，仅存一点点粗粝与锋利。

碎裂，是一种痛。

只是很少有人去注意，玻璃在劫难之前的完整体系。除了落地时的尖叫，你再也听不到它发自内心的一声抽泣。

永远扎根心底的爱

●李华庆

我的故乡李家湾

归

春晨，母亲轻唤我醒来
声音很轻，怕惊醒梦中的童年
盛夏，玩伴在晒场上追逐星河
埋下我们年少的誓言
金秋，农人的笑落在稻浪里
洗去了一整年的辛酸
寒冬，村庄枕着雪安睡
默默积攒下一个春天

今朝的故乡李家湾——
祖屋深锁，蛛网结满窗沿
坟前龙柏青了又青
故人啊，可曾把我惦念
乡邻远走他乡谋生
孩童笑问客从何处来
发小随儿孙辗转成候鸟
散落在南北东西

纺 车

——写给母亲

农家的冬日，把喧嚣关在门外，
只留一盏煤油灯，因乏地眨着眼。
磁石广播凄吐《国际歌》的调子，
八点半，敲落一窗霜白。

母亲躬背，暂抛了猪食盆的冰冷，
在围裙上擦了擦手，端起瓦火盆，
把自己安顿在纺车前。
小花猫蹒跚车影里，
只将那唧呀声起，奏响独奏的序曲。

我蜷在火桶，书页慵懒，
分不清是黄道婆的典故暖了母亲，
还是这老纺车，在缝补我的少年。

后来，指上那根弦猝然绷断，
温顺的花猫，从此守着这老旧的辙。
——世间唯有母亲，
当年牵起所有暖意，未曾让这冬日凉透。

农 家

生于此，长于此——
血脉，是庄稼的根须。

我爱农家——

爱地善良，
灶膛里不灭的火，
暖我旧衣，也暖远路；

爱地质朴，
石磨沉实的圆，
磨我浮华，留下棱角；

爱地纯粹，
晨露打湿的稻叶，
洗亮眼底清光；

爱地清贫，
篱笆上垂落的牵牛花，
不争沃野，只向风开口——

教我粗陶碗，
接住满月光。

犁

——写给父亲

一副吃透风雨的老木犁
默立墙根的阴影里
没有姓氏，随了主人姓李
胸膛，光阴蚀出纵横的河渠

主人已去三十个春秋
半阡苔痕寂寂
露水白时，田垄翻身
日头西斜，星河低垂
牛在前头低吟，犁在肩上无声

四十五年后，我回故地
儿时伙伴，两鬓霜雪
蹲坐犁旁，久久
抚过那道木犁里的旧痕
想找回少年清亮亮的自己
四痕里，陈年墨色如汗
忽然涌动，缓缓起身
沿我掌纹，倒流回春天

从“同安”到“安庆”：地名里藏着八百年的家国祈愿

●大义雄风

从“同安”到“德庆”再到“安庆”：读懂地名里的家国祈愿与民间记忆

皖水汤汤，天柱苍苍。在安徽省西南部的长江北岸，有一座被东晋堪舆家郭璞赞为“此地宜城”的历史名城——安庆。

今天人们熟知它曾是安徽省会、桐城派文章的渊薮、黄梅戏的故乡，却少有人细想：“安庆”二字从何而来？它的前身“同安郡”“德庆军”又藏着怎样的心事与传说？

拨开史册尘烟便会发现，从先秦古皖国，到隋代“同安”，北宋“德庆”，再到南宋定名“安庆”——每一次改名都不是随意的行政操作，而是那个时代对安宁与昌盛最恳切的祈愿。而流传其间的民间故事，更让冷冰冰的建置沿革有了温度。

古皖之根与“宜城”谶语

相传西周初年，周天子封皋陶后裔于今潜山一带，建立古皖国，国君称“皖伯”。皖伯施仁政，民感其德，呼境内大山为皖山（今天柱山），大河为皖水。“皖”本义洁白明亮，喻皖伯清白爱民。安徽省简称“皖”，即源于此。

比“安庆”之名更早深入民间的，是别称“宜城”。东晋时，精于阴阳卜筮的诗人郭璞避乱南下，登临长江北岸盛唐山（今安庆老城大南门一带登云楼），北望皖水回环、天柱遥拱，南眺大江东去、江面开阔，脱口叹曰：“此地宜城！”

安庆坊间另有一说：三国魏吴曾在此设“疑城”（迷惑敌军的假城工事），“疑”“宜”同音讹传，后与郭璞典故合流。至南宋嘉定十年（1217年），知府黄榦为御金兵郭璞谶语选址筑城，老百姓

了盐，争分夺秒抢收早稻、抢种晚稻，不敢有丝毫懈怠。

记忆里的手工农耕，每一步都饱含辛劳。收割时节，祖辈手握镰刀，躬身俯在滚烫的稻田里，一禾一割、一茬一收。烈日炙烤着脊背，汗水顺着额头、脸颊不断滑落，浸透衣衫，在衣背上晕出层层盐渍。一亩稻田，要弯腰数千次，反复挥舞镰刀，半晌下来，腰酸背痛、手脚发麻是常态。收割后的稻谷，没有脱粒机，全靠双手摔打，握着稻穗在石板、木桶上反复撞击，让谷粒脱落，枯燥费力且效率极低。

最让我难忘的是手工插秧，那时没有育秧机、插秧机，育秧、拔秧、插秧全凭双手。清晨趁着微凉下田，赤脚踩进泥泞的水田，泥水裹着碎草沾满双腿。指尖反复拉扯秧苗，久而久之指尖磨得

庆是乱世最大奢望

真正的转折在南宋绍兴十七年（1147年）。此前南宋升广东康州为德庆府，与舒州德庆军重名，依制须改。

朝廷取旧名“同安郡”首字“安”，与现用军额“德庆军”尾字“庆”，合称安庆军（全称“舒州安庆军”），庆元元年（1195年）因是宋宁宗赵扩潜邸，升为安庆府，“安庆”之名沿用八百七十余年至今。

民间戏称这是“拆旧匾拼新匾”——古人把隋郡与北宋军额各留一半缝在一起，偏巧凑出最吉祥的“平安吉庆”四字寓意，仿佛冥冥中早有安排。

而彼时距靖康之变已二十载，宋室南渡、江淮一线正是抗金前沿，给控扼皖江、屏蔽建康与临安的军事重镇取名“安庆”，字字皆是祈求：疆场得安，社稷得庆；先求安，再得庆，安而后庆。

景定元年（1260年），府治正式迁至盛唐湾宜城渡（即今安庆市区），郭璞那句“此地宜城”终于落地成真——安庆作为城鎮地名才真正在这片土地上扎根下来。

地名之外——皖根宜城，省名之半

追根溯源，“皖”字来自三千年前的皖伯封地；“安”来自隋代同安郡；“庆”来自北宋德庆军；“宜城”来自郭璞一叹。

自乾隆二十五年（1760年）安徽布政使司移驻安庆起，它长期作为安徽省会——“安徽”二字正是取自安庆府与徽州府之首字，这座城市连省名都参与缔造。

老安庆人说起城来历时常先补一句：“我们先是皖人的根，才是安庆的城。”

走在今天安庆老城的大南门、倒爬狮街，江风依旧携着皖河的水气。那两



《杜甫采药图》 王树穀作（清代）

忆双抢

●钱海霞

发红、起薄薄茧。插秧时躬身低头，将秧苗一株株稳稳插进水田，横竖成行，方寸稻田，要重复千百次弯腰的动作。夏日的水田闷热压抑，上有烈日熏蒸，下有沸水般的泥水炙烤，劳作一天，浑身是泥、满身是汗，疲惫不堪。

儿时总觉得，双抢的夏天格外漫长。全村人的希望，都系在一双双粗糙勤劳的手上。靠人力耕耘的土地，收获来之不易，每一粒稻米都浸透了农人披

星戴月的汗水。那时的农耕，是与天争时，以力换粮，是老一辈农民最朴素、最辛苦的坚守，也让我从小便知“粒粒皆辛苦”的真正含义。时光流转，岁月更迭。时隔多年，再回故乡盛夏田野，昔日人海忙碌、弯腰耕作的景象已然悄然蜕变，现代化农耕彻底改写了乡村双抢的模样，让人倍感震撼与欣慰。

如今的乡村双抢，早已告别了“面朝黄土背朝天”的手工时代。宽阔平整

的稻田里，再也不见密密麻麻弯腰劳作的农人，取而代之的是轰鸣穿梭的现代化农机。收割机驶过稻田，收割、脱粒、清杂一步到位，路边的收购机等候装车运输，一站式服务，不过几小时，便能完成旧时一家人数日的工作量。育秧实现标准化、机械化，整齐健壮的秧苗由机器统一培育，省时又高效。插秧机匀速行进，秧苗整齐落田，横竖规整，疏密均匀，效率远超人工。

不止收割插秧，灌溉、施肥、植保也全面迈入现代化。智能灌溉系统按需供水，告别了肩挑水桶浇水的繁重；无人机低空盘旋，精准喷洒农药化肥，省时省力、绿色高效。曾经需要全村人日夜赶工的双抢农活，如今几台机器、只要几天时间就能轻松完成，极大地解放了劳动力，让农忙不再辛劳。

站在田埂之上，看着机器轰鸣、稻香遍野的新田园，心中感慨万千。从纯手工躬耕，到机械化、现代化种田，短短数十年，农村农耕模式实现了跨越式变革。曾经，农人靠体力对抗天时、耕耘土地，四季辛劳、岁岁奔波，收成却常受人力、天气制约；如今，科技赋能田野，农机替代人力，智慧助力农耕，既减轻了农民的劳作之苦，又提升了粮食产量，让春耕夏耘、秋收冬藏有了全新的模样。

如今的双抢，是乡村振兴最生动的缩影。那些机器轰鸣的新景象，彰显着时代进步、科技兴农的蓬勃力量，是新时代乡村的崭新答卷。这片生生不息的田野，在岁月更迭中焕发新机，承载着农人的希望，也书写着乡村蒸蒸日上新篇章。